



晚秋珊瑚坝：一坝江声映变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家林



长江裹挟岁月泥沙，在渝中半岛南岸温柔回旋，冲积出江心绿洲珊瑚坝。

以坝为魂的珊瑚公园，自1997年重庆直辖时破土而生，便成了母城变迁的见证者。二十余载光阴，它随城市脉搏起伏，终于在2021年提档升级中焕新，3.5万平方米绿草坪如碧毯铺展，防洪长堤似玉带护江，沿江健身步道穿桥而过，石阶错落间绿意盎然，江景、园景与城景融成流动画卷，引得世人瞩目。

这是我们第三次与它相会。前年春初，追着第一抹新绿而来，草坪生机撞入眼底；去年深秋，踩着落叶重逢，江风裹着草木清冽。如今又是晚秋，天色微沉，气温宜人，我们从苏家坝结伴出发，公交车碾过菜园坝长江大桥钢骨桥面，江水在身下流淌，仿佛驶过浓缩的时光。车停菜园坝，穿过外滩摩配市场残留的市井喧嚣，珊瑚公园的绿意骤然入目：高架桥旁的大转盘如张开的怀抱，中央高柱擎天，梯台上“重庆珊瑚公园”石碑温润如玉。我们笑着散开，让相机定格这第三次初见，笑容在微凉的江风中格外灿烂。

一望无际的大草坪如经天地熨烫的绿绒毯铺展长江之滨，边缘的榕树枝繁叶茂，高耸树冠滤过天光，洒下细碎光影。市民散落在草坪上，或坐或卧，或闲谈或静思，一派悠然。不远处，菜园坝长江大桥如巨龙盘旋，轨交列车穿腹而过，银灰色车身与桥上车流构成流动交响；更远处，石板坡长江大桥与轨道线大桥并肩而立，三道钢铁长虹横跨坝上，连接渝中与南岸，也连接着过往与当下。

沿石阶缓缓而下，来到江岸防洪长堤，浩瀚长江铺展眼前。夏日江水尚未退尽，漫过坝边洼地汇成一片浩渺汪洋，波光与天光交融，竟有“高峡出平湖”的意境。石板坡长江大桥下，小片陆地被江水环抱成江心孤岛；菜园坝长江大桥旁，两

棵垂柳在江水中亭亭玉立，枝条轻拂水面，平添几分柔情。健身步道护栏边，垂钓者凭栏而坐，他们钓的哪是鱼，分明是江风江景，是珊瑚坝馈赠的悠闲，是岁月沉淀的从容。

江岸芭茅草绿得浓烈，顺着地势铺展成绿海，晕染出渝中半岛的生机。这片绿里藏着太多变迁故事，轻触便唤醒记忆。犹记34年前春，我带念小学的儿子来这里放风筝，那时珊瑚坝还是枯水期裸露的沙洲，坝心一小片绿洲，周边是金沙地，上岛需从菜园坝端头沙滩跋涉。那日坝上人山人海，风筝线在天空织成密网，儿子举着风筝奔跑的身影，与漫天彩蝶一同，定格在影集与记忆深处。

那时，江对岸的烟囱还吐着黑烟，染灰天空；两岸往来的渡船，汽笛声是老重庆的鲜明印记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石板坡长江大桥通车，轮渡渡口才渐渐退出，化作“巴渝十二景”里的怀旧风景。重庆直辖后，变化更一日千里：水泥厂变作欢声笑语的重庆游乐园，江南崖头建起住宅楼宇，市民赏景的“铜元之光”，南滨路如彩带绕江岸，菜园坝长江大桥与10号轨道线大桥相继落成，钢铁长虹取代渡轮，拉近了两岸距离。葛洲坝水电站建成后，长江水位上升，枯水期水潭不干，珊瑚坝的绿意愈发持久，从沙洲变成如今的绿洲。

江风拂面，携着水汽与草木清香，也载着历史回响。珊瑚坝早已不只是江心洲，每一寸土地都刻着时代印记。抗战时，这里是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季节性机

场：冬春枯水期，数万民工肩挑背扛平整场地、搭建竹营房。夏季涨水前拆除，来年再建。“冬建夏拆”的奇迹里，藏着重庆人的坚韧。当年中国空军从这里起飞迎击日军，美国飞虎队在此训练，驼峰航线物资经此转运，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此上演。如今硝烟散尽，绿树繁花守护着安宁，江风里似仍有当年飞机轰鸣，与今日轨交声、车流声交织，成跨越时空的交响。

暮色渐浓，来到防洪长堤旁的健身步廊，倚栏远眺，长江对岸融侨半岛灯火亮起，与江面波光交映；不远处，菜园坝火车站改造正紧锣密鼓。这座承载70多年成渝铁路记忆的老站，即将告别“尽头站”历史；高铁隧道从这里出发，穿越江底，最终接入南岸茶园新区，连接开通的渝湘高铁与重庆东高铁站。未来，这里将建成全新高铁站与综合交通枢纽，多条轨道交会，实现公铁零换乘，重回母城中心，与重庆北、重庆西、沙坪坝等互联互通。待“米字形”高铁网建成，从这里出发，1小时成都、贵阳，3小时西安、长沙、昆明，6小时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香港，山城将与世界紧密相连。

返程时，我们沿滨江台阶上行，再次穿过绿草坪，榕树叶在暮色中轻摇，似在

送别。走到外滩公交站，回望珊瑚坝，它静卧江中，防洪长堤的灯光如项链般环绕，与桥上车灯、对岸灯火连成一片，温柔璀璨。

公交车缓缓驶离，江风从车窗涌入，带着晚秋凉意与草木清香。大家回味着今日的欢笑与照片，我心中却涌动着万千感慨。珊瑚坝，何尝不是重庆的缩影？改革开放47年，重庆直辖28年，它见证着城市从沙洲机场到生态公园，从黑烟弥漫到滨江美景，从轮渡慢航到高铁飞驰的蝶变。如今的渝都，高楼入云，轨交穿楼，大桥跨江，公园遍布，早已旧貌换新颜，成了活力满满的国际大都市。

晚秋的珊瑚坝，江声依旧，绿意盎然。它是渝中江岸的翡翠，是母城的风光，更是重庆人心中的乡愁与骄傲。待到来年菜园坝新站落成，江岸绿意更浓，我们定会再来，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，再听江声里的变迁，再看绿洲上的新生。

看夜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跃

万盛孝子河沿岸有许多杨柳，夜夜健身行走时皆可碰面，路灯映射下枝条清晰。人方近河岸，那一行的杨柳都温柔热情地招展身姿，舞蹈以迎。人将离去，则依依柳丝，万千眷意，风情满眼地相约着明夜再逢。夜夜如此，年年如此。

都说杨柳似佳人。朱自清有慧目，月下荷塘漫步时，烟雾里也可辨得出它的丰姿；白居易诗心浓，“杨柳小蛮腰”，见婀娜之柳可思及佳人腰肢。诗人叶文富说得更彻底，杨柳不再是美人的一枝一节，就是美人的全身，它是“西施魂，王嫱手，黛玉春心嫦娥袖”，兼了自古以来所有的美人之美，且这种“兼美”之物的神韵，是“人间不见天上有”，简直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姬了。我是俗人，没有文人的雅致，也无这么多风花雪月的奇思遐想，只有油盐柴米的人间烟火气，虽偶尔也会动动柳如美人之念，但更多的是生亦师亦友之情。

夜间看杨柳，固然有白天繁忙的缘故，但也还有想借灯光夜色朦胧，掩隐去彼此一些丑陋之处的意思在。人到中年，霜生两鬓，额前稀疏，步态渐滞，诸多缺点借夜色灯光可以掩隐。自然，杨柳也不是“完树”，夜看杨柳，彼此无须担心如白天那样的纤毫毕现，这对于双方“相看两不厌”是大有益处的。李白看敬亭山，是坐在山上看的，诗的题目就叫《独坐敬亭山》，李白因“身在此山中”而识不全敬亭山真面目，只看到了敬亭山适合其意的一面。敬亭山怀抱了李白，自然只是感

觉到了李白一颗活动的诗心，而盲视他的另一面。正因彼此都掩隐去了一些东西，所以才能做到“相看两不厌”的。我借夜色灯光的朦胧去看杨柳，想的也是如此。

屈指算来，自孝子河边体育馆竣工，沿岸栽植杨柳七八年来，在此夜夜健身行走兼看杨柳已近千个夜晚了，夜夜与杨柳碰面，却总有和它倾诉衷肠的冲动。彼此如此“熟视”还能做到“无睹”，真算是“相看两不厌”了吧。

夜看杨柳，爱看的是它的树干。大碗粗细的树干，表皮皴裂，黑黝黝的就似一饱经风霜的过来人。用眼看，用鼻嗅，用手抚拍，其沧桑意味立即满心满眼满手。任凭风过云起，雪落霜飞，这树干就踏踏实实深扎入地不动不摇，不再轻浮轻佻，不再喊痛喊苦，非经历大起大落者难得如此。“树”生也不易，也许当初遇着苦痛时也叫过跳过去哭过闹过，但既被植于此，就不能选择，沟坎也得生根，瘠地也得发芽。顶风冒雨，曾依托过春风，寄望过秋月，甚至钟情过黄鹂，但这些都如流水，一去如烟，自己还是立于此，半步也移不了。其深知唯有自立才能生存，唯有根深才能立稳。识尽世间冷暖了，沉默了，这沉默是成熟后的无言，苦思后的觉悟。其实，人生也如树生，柳树看我，也当能看出沧桑来。“两鬓星星也”，正如柳叶渐黄的演变，青春在生存里逐渐耗去，脸上褶皱渐深，这是岁月之刀留下的刻痕；顶风冒雨至今，知了些世情世味，也学会了沉默。但我不如柳，步态将滞缓下去，人身不如柳身之稳实；苦痛之敏感还存，不及柳心之承受度。我心对柳，能引为同契，柳友看我，定当不会讥嘲的吧。

秋冬之时，柳叶黄落，枝条简练。伸手轻牵枝条，柳条随力而来。执手相看，柳若秃顶之智者，稀疏的枝条沉凝着“树生”的阅历和智慧。风来枝条不会沙沙作响得不安吵闹，而是随势借力、自在舒展；

雪压不会如竹树似强撑硬挺至于枝折干断，而是能屈能伸、能舍能得。柳“智”真如道如佛，非俗人所及也。我于世事滚爬中人生过半，却未练成淡泊之心，看透舍得之事，少有豁达之怀，多生不平之气，真俗人也，见斯柳宁不惭愧得紧？柳，师也，弟子之缺失，当不笑的！

春宵风来，万丝千条，吐金泛翠，老柳新生，意气风发。夏夜凉生，柳丝如织，似幕如帘，半卷半开，郁郁葱葱，生机无限。古诗说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，老柳发青吐绿也如好女，相守相对，心旷神怡。老眼看柳，时生人不如柳之叹。柳老逢春可再发，人老发白不再青。柳，哲人也。夜夜相看，忽得“柳理”，有稳扎之根须，有不老之心态，则青春不随年岁去，一遇春风又重来。人生过半，童心不灭，老树着花，我想也定当是俊枝俏朵的。

有人喜欢折柳，寄托离愁别绪。据说是“柳者，留也”，借柳达挽留之意。古诗说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这不舍之“依依”大约是因柳丝纤纤，可相缠相牵之态而看出来的。以柔弱之柳条寄离别之重愁，柳岂乐意哉？且你折他折，使柳遍体伤痕，又岂能相看两不厌呢？雅士文人以佳人视柳，是己身居于高处，欣赏把玩甚至亵渎于柳，初看虽新鲜，审美疲劳后，又岂能久乎？唯待之若师，处之若友，取长补短，方能“相看两不厌”的。

孝子河岸，体育馆旁，夜色灯光下看柳，柳老去，人亦老去；柳心不老，人心也不会老的。就这样走下去，看下去，柳不厌，我也不会厌的。